

JINGPINXIAXIAOSHU



西安出版社



206270060

I247

X608

幽默

杂趣

相

品

小

小

说



SAK39/2

西安出版社

627006

精品小小说

主 编：邢 可

出版发行：西安出版社

社 址：西安市长安北路 34 号

电 话：(029)5253740 5234426

邮政编码：710061

印 刷：西安百花印刷厂

开 本：850×1168 1/32

印 张：24

字 数：400 千字

版 次：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ISBN 7-80594-925-5/I·112

定 价：40.00 元(全四册)

△ 本书如有缺页、误装，请寄回另换。

序 言

策划这套丛书时在冬季，现在已是夏天了。

随着自然界季节的变化，这套丛书也两易其稿。定下来的这套选本，剔除了早先太过节制，有着较强约束力，甚至些许刻板的记忆。代之而来的是注重心灵化、更松弛，接近大众和平凡，贴近生活原始的状态。

生活是多层面的，故事会有雷同，感受却因人而异。我们期待作家与读者思想、情感、心灵的沟通和理解。这样，这套丛书的目的就达到了。

目 录

何百源

城市边缘的幸福女人	(1)
亡人坡·志清伯	(5)
以狗会友	(7)
给孤坟上油	(11)
肉欲	(14)
石女	(18)
“二奶”翠儿	(22)
一夜富翁	(25)

芦芙荭

桂花	(28)
----------	--------

● 目录

雪梦	(32)
卖哟嘜的人	(35)
一夜雨	(37)
秋夜歌声	(42)
鸟巢	(45)
爱情树	(49)
午夜热线	(52)

吴金良

船工	(55)
美丽的太阳	(58)
横膈肌痉挛	(61)
英雄马凤兰	(64)
艾莉丝病了	(68)
李大吹	(70)
香椿树	(73)
微雕	(76)

沈祖连

繁忙的李六	(80)
画家看店	(83)
甲乙丙丁	(86)
尊贵的夫人	(90)
大姓工商	(93)

殊途	(96)
东窗和西窗	(100)
荔枝红了	(103)

林斤澜

命门	(106)
敲门	(109)
幽门	(111)
锁门	(114)
井亭	(117)
鼻鼻鸡	(122)
短篇三痴	(125)
“跳”	(130)
胡杨	(135)

林荣芝

姻缘	(138)
党员	(142)
阿 m 拒聘	(145)
单日双日	(148)
报考记者	(152)
明争暗斗	(155)
县长今天很反常	(157)
情殇	(161)

赵大年

绿鹦鹉的故事	(164)
夜泊鬼城	(167)
人头马	(170)
意——大利饼屋	(173)
年轻的杨先生	(176)
明月何处不照人	(178)
喜剧提纲	(181)
乐鸽子	(184)

城市边缘的幸福女人

何百源

何百源 男,广东南海市人。发表作品百余万字,在全国及省级征文评奖中屡获奖项。出版有散文诗集《星光的旋律》,中短篇小说集《人生如旅》、《浮生故事》、《结局并非您想象》,散文随笔集《边寨丛林二十秋》等。中国作协会员,现为广东佛山市《佛山文化报》副主编。

这是叠水河村一户老式旧宅。

东方欲曙时,女主人七婶便起来了。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家庭主妇。七婶这称呼是本族人叫的。虽说是家庭主妇,其实长年累月就一个人生活。

历史上,这地方很多男人都到港澳或东南亚各国谋生,一般都是打工,少有将生意“做大”者。一则为了不忘典籍,再者在外成家殊为不易,于是成年后有不少人都在家乡讨妻眷,自己单人匹马在外闯荡,每年寄奉“家用”养家活口。

七婶的老公也是在港的打工者,是一家绸缎庄的店员。七婶的儿子灿荣两年前考上了大学,每年只在暑假回来一转。今年已有信回来,说是暑假与同学结伴去游黄山,不回来了。

七婶起床后,便是梳洗,然后第一要事是给祖先点灯上香。旧宅的客厅正面墙上,安放着历代祖先的遗像。太祖那时尚未有照相术,是画的炭像,到了七婶家公那一代则是遗照了。牌位中间写着“邓门堂上历代宗亲”,两边分别写着:“祖泽源流远”,“宗枝奕叶长”。遇到一年中农历的各个大小节令,还得拜神焚烧元宝蜡烛衣纸等物。

这一切料理停妥,七婶匆匆吃点早餐,便提个篮子,上肉菜市场买菜。一年四季,不论上菜场或走亲戚,七婶都是趿一双拖鞋,只有在“入城”(指省会广州)时才穿上鞋。有时七婶因故穿上鞋,路上遇到的乡邻便会问:“七婶,入城么?”

七婶打从心底里满足这样的日子,感到自己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这种感觉的鼎盛期是物质匮乏的年代。那时老公在香港隔三岔五地将面粉、猪油、片糖等邮寄回来,而七婶收取汇寄回来的港币时还可得到“侨汇购物券”,可到友谊商店购买“凭证商品”。

七婶她们是族群而居的,即同一家族的亲戚聚集到一起居住,但却又严格地保持单家独户生活。即使重大节令,也不会聚到一起开饭。可以说,每一个人的私生活,都在族群长幼尊卑及祖先牌位的目光监视之下。

七婶在去买菜的路上,时而与熟人打个招呼,但基本上仅限于女性。七婶绝不与男性交往,包括见面点个头、相视一笑那样的细枝末节都不曾发生。有一年,一个美籍华人回来寻根问祖,当他了解了七婶们的生活情况后,甚为吃惊,形容她们是一群

“禁欲主义者”。

七婶旧宅还保留了一口古井，井壁上布满青苔，井水清冽甘甜。村里安上自来水已 40 余载，可是七婶至今依然使用井水。七婶从街市买了肉菜回来之后，便蹲在井台边仔细地淘洗，然后搁在厨房里。时间尚早，要等到 11 时左右才开火做饭。这时，她便会用“地布”抹地（拒绝使用拖把），客厅、卧室、厨房地面的阶砖都抹得一尘不染。

下午和晚上，七婶便与一台 18 寸的老式电视机作伴。电视节目表像课程表一样指导着她的日子。

丈夫一年才回来一次，多数时候选在清明节，时间 3 至 7 天不等。按理说，春节时间回来探亲是热闹一些，但丈夫说，春假店里是发“双薪”的，他舍不得这份额外的收入；而清明节前后是绸缎生意的淡季，老板喜欢店员在这时候请假。

屈指算起来，七婶嫁入邓家门已 30 多年，而夫妇俩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大概也就只有 100 天左右，正所谓聚少离多。过去丈夫采用汇寄的方式给“家用”，后来“侨汇券”没用了，便改为分两次带返，一次是回来探亲时，另一次委托同村亲友回乡时带回。月复一月，年复一年，七婶勤俭持家，总有余钱，这便成为私房钱。不过数额绝对不会大，具体有多少连老公也不可能知晓。年年有余，七婶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

一年 365 天，夫妻间除了三五天相处，此外再没有别的联系，既无书信也无电话，至今她没有安装电话。每次有在港谋生的同乡回来，丈夫便会间接给她一个“口信”，说在港平安。堂屋里有一幅每年春节都换一次的“挥春”写着：“平安二字值千金”。七婶早晚点灯上香，祈求的不就是“平安”这两个字吗？

● 城市边缘的幸福女人

据说,这地方出去的男人,从未发生过“包二奶”及嫖妓之类的事。为此,七婶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

一年四季,七婶的脸上都保持着一种知足的微笑。世事纷繁,竞争激烈,七婶都能置身度外,她感到自己是个幸福的女人。

亡人坡·志清伯

何百源

这是大西南边陲的一条沿石山开凿出来的山区公路。从鹰嘴崖到大坑口的四十多公里路，全是连续急弯的下坡路，原先俗称八十里坡，后来由于事故多发，且都是车毁人亡，故又名“亡人坡”。

鹰嘴崖那里，是一块相对开阔的平地。许多车辆在下坡前，都喜欢在那里停一停。有些细心的司机，还不厌其烦地查看一下刹车装置。

鹰嘴崖，是因为崖头有一块巨石平空伸出，仿如鹰嘴而得名。“鹰嘴”之下，有一个山泉茶亭。茶亭的主人叫志清伯。那些停车歇气的司机，都喜欢在茶亭里喝茶，灌水，买烟。自然，也将许多外界新闻或血淋淋的车祸事故在这里交流。志清伯心细，将一宗宗车祸的出事日期、伤亡人数记得一清二楚。

后来，来了一些“交安会”的人，沿路勘察，沿路加设许多明显标志，比如绘有“连续急弯”标志的，绘有“鸣笛”标志的，写有“天雨路滑，小心驾驶”字样的……

● 亡人坡·志清伯

但是,车毁人亡的事故还是时有发生。

根据志清伯的统计,发生事故的日子,艳阳天多于阴雨天。

根据志清伯的统计,出事的多是货车,车上多数坐着搭便车的年轻女人。

原来,鹰嘴崖附近有许多村落,那些年轻俏丽的媳妇、村姑都是一些精打细算的角色,她们到大坑口镇赶集、办事,最爱搭顺路的便车。而那些年轻的货车司机,也很乐意为她们效劳。

志清伯说,古书上有言:色乱神。何况那些年轻司机,长年累月开着大卡车,出没于深山荒野,寂寞得遇上石头也想说个话。往咫尺见方的驾驶室里坐个俏姑娘、小媳妇,肯定是没有话找话,思想走神,于是方向盘便不听使唤……

志清伯将这个发现,原原本本对“交安会”的同志说了。

交安会的人很重视志清伯反映的情况。经研究,在鹰嘴崖旁显眼位置树了个大牌子,上书:八十里坡一带,严禁货车带女人,违者处罚。

可是带女人的现象还是存在,车毁人亡的事还是时有发生。当交警截查带女人的车辆时,那些司机都振振有词:“她是我表妹,找表哥稍个脚都不行吗?”“她是我老婆娘家亲戚,进城探望我老婆呢!”弄得交警不好再说什么。

但是再后来,人们发现,好像再也见不到年轻女人请货车捎脚了,她们宁愿花钱搭过路的长途客车。车毁人亡的事故也很少见到了。

人们又发现,鹰嘴崖旁那块大型镀锌铁牌上,用黑油漆工工整整地写着:只有丑女人才搭免费便车。那“丑”字特别显眼,还是个繁体字。

人们揣测着,这是谁写的?问志清伯,他微笑不语。

以狗会友

何百源

玉桂原是老企业电子厂的职工，45岁，在企业转制中被“优化”出来，下岗了，一次性拿到了1万多元的补偿金。

玉桂的丈夫友金在玉桂下岗前就已下岗，如今在一处工地守更，收入仅够他自己开销；儿子读大学一年级，正是需要钱支撑的时候，每学年几千块钱学费不说，每月还得四五百元伙食和零用。对于这样一个家庭来说，负担着实不轻。一定得重新找份工作，玉桂这样对自己说。

45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一不会电脑，二不会英语，三不会驾驶，文化程度只有初中，现如今这种情况往往被说成是新时代的文盲。如果要找一份流水线工作，按“本地优先”的就业政策，应该是没问题。但对于玉桂来说，眼慢、手慢，挣不到钱事小，妨碍其他工序事大。

只能找些别的力所能及的工种。

邻居和以前的同事好友都说，如今办事得有“社会关系”。这可就难了。在玉桂家五亲六戚中，别说当官的，就连“公家

人”都没一个。玉桂两夫妻，每天都是家庭、工厂、菜场三点成一线，与“上层”没有任何交往。用友金的话说，全市大小官员我都认识，却没一个认识我的。

有一天，玉桂逛了几处职介所，没找到适合自己的工种。日已西斜，她走到一处街心公园，感到又累又乏，便在石凳上坐下歇气。

这时她看见树荫草坡上有个穿戴不俗的少妇，牵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狗。那只小狗很调皮，到处走，到处嗅，弄得牵它的少妇只好跟着小跑，鼻尖渗出了汗。小狗来到玉桂跟前，用脚爪抓了抓玉桂的鞋子。玉桂本想讨好地和少妇说句话，但话未出口，少妇就对狗说：“啧啧，脏，快走……”说着便将狗牵跑了。

玉桂讨了个没趣。不过类似的事遇多了，她也不当回事。她仍然坐在那里歇气。这时她看见公园那头一个中年妇女也牵着一条狗。两只小狗遇到一起，便亲热起来，玉桂突然想，只要自己也牵一条狗，便很有可能搭拉上许多社会关系！

第二天她起了个大早，去逛宠物市场。一辈子与宠物无缘的她有生以来未涉足这样的场所，这里的宠物真是无所不有：狗、小猪、鸟雀、金鱼、乌龟、小白鼠、各类昆虫……以及配套为宠物服务的各类店家一应俱全。

玉桂的目光只注意狗类。价钱从二三十元一只的土狗崽，到七八千元一只的“杂种狗”都有，贵的纯种洋狗竟高达两三万元。玉桂虽没多少文化，但也懂得“人仗狗贵”的道理。倘若你牵着一条几十元的土狗出去，人家牵洋狗的肯与你搭话么？

几经讨价还价，还请“狗托儿”做过鉴定，玉桂咬咬牙，终于以8000元的代价买下一只据说是第二代的洋种狗。

当玉桂用笼子将“二洋狗”拎回家，友金问明是花了8000

元买来的时，差点没气晕过去。友金用手试了一下玉桂的额头，说：“你今天没发烧呵！”

“贫贱夫妻百事哀”。玉桂已习惯了丈夫的冷嘲热讽，不理他，只乐滋滋地给“二洋狗”喂刚买的“狗粮”。可能“二洋狗”还饱，嗅了嗅，不吃。

太阳偏西时，玉桂换了身得体的衣服，牵着“二洋狗”出去遛，看能否遇上“贵人”。“有狗的日子真好！”她感到自己因有了狗而突然间拥有了身份和地位。

不多一会，昨天见到的那位中年妇人牵着狗又出现了。玉桂立即牵着狗迎上去。两只狗很快亲热上了。玉桂和那妇人很自然地搭讪起来，从狗的种族、纯度、毛色、价钱直侃到吃什么牌子的“狗粮”，一下子比相处了十年八载的邻居还稔熟。

几天后，玉桂了解到这妇人竟是本地 XX 长的夫人。“真是凭狗遇贵人啊！”玉桂在心里这样高呼了一句。玉桂在说了许多奉承话后，终于对 XX 长夫人说出了请她给介绍一份工作的请求。

只见 XX 长夫人脸上的笑容一下子收敛起来，说：“我老公是个非常讲原则的人。他回到家绝口不谈公事，也最讨厌‘夫人参政’那一套。”

俗话说好事多磨。找工作那么大的事不会一开口就办得成的，这道理玉桂懂。好不容易攀上 XX 长夫人这棵大树，即使什么事都没办成，也是她这一辈子的造化。

玉桂依然每天牵着狗去会 XX 长夫人，依然说好听的话，包括不断赞美夫人的狗。玉桂发现，夫人最钟意的还是别人赞美她的狗。

许多日子过去了，玉桂和 XX 长夫人竟成了知交。这天，出